禮記集解

禮記卷二十四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禮器第十之二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釋文匹士本或作正士攘如羊反

孔氏曰君子大夫以上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大牢故祭用大牢而謂之禮匹士士也士賤不得特使爲介乃行故謂之匹攘盜也士常祭特豚遣奠卒哭祔少牢若用大牢則是盜竊君子之禮愚謂大夫常祭少牢殷祭大牢故大牢而祭謂之禮士常祭特牲殷祭少牢故大牢而祭謂之攘此章以申明前章言宜之義得其宜故謂之禮失其宜故謂之攘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爲濫矣釋文紘音宏棁章悅反依字當

作簋

鏤刻也簋卽敦也特牲禮前云兩敦而後云分簋鉶是簋與敦一器而兩名也周禮九嬪贊玉齍少牢禮有金敦士喪禮有廢敦瓦敦廢敦無足瓦敦無飾則士吉祭敦有飾矣凡飾金次玉象次金然則敦之飾天子諸侯以玉大夫以金士以象與鏤簋謂鏤玉以飾簋也紘屈組爲之繫於弁冕之笄以固冠者天子朱紘諸侯青紘士緇組紘纁邊大夫之紘未聞節杜頭斗栱也梲梁上侏儒柱也畫山於節畫藻於梲天子之廟飾也濫謂放溢而踰節也鄭氏曰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棱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歐陽氏集古錄曰劉原父得古煮簋於扶風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內圓而小隋之似龜有首尾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簋

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於其蓋刻爲龜形與原父所得眞古簋不同也愚謂士喪禮敦啟會面足啟會而猶云面足則是爲龜形者不專在於蓋矣集古錄謂劉原父所得者爲眞古簋蓋可信也又原父所得之簋外方內圓則簠當外圓內方而禮圖謂外圓內方曰簋外方內圓曰簠亦失之也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釋文澣又作浣戸管反朝直遥反隘本又作阨於賣反

孔氏曰大夫祭用少牢今平仲用豚豚又過小併豚兩肩不揜豆也必言肩者周人貴肩也肩在俎不在豆喻其少假豆言之大夫須鮮華之美澣衣濯冠是不華也隘狹也愚謂濫而僭上隘而逼下皆失禮之宜者也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

禮爲衆之綱紀行禮而或失之濫或失之隘則綱紀散
而尊卑上下之分亂矣鄭氏曰言二大夫皆非也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得其道者謂愼於行禮也蓋禮者所以洽神人和上下
禮得則人和而神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然孔子
未嘗戰而云此者蓋以理決之爾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
大薦不美多品釋文摩本又作麾毀皮反蚤音早葆音保又保毛反本又作保

鄭氏曰祈求也祭祀不爲求福也麾之言快也祭有時
不以先人爲快齊人所善曰麾不樂葆大謂器幣也葆
之言褒也孔氏曰祭祀之禮爲感霜露而存親非爲就
親祈福報也麾快也蚤謂先時也孝子感霜露而思親
思親而祭不以霜露未至而先時蚤設爲快也葆者褒

也崇高之稱也祭之器幣大小長短自有常宜不以貴者貪高大為之也嘉事冠昏也人生成人自宜冠嗣親自宜昏若無親者昏三月祭以告廟冠畢埽地而祭禰並是有為而然非謂善之而設祭牲不及肥大者謂郊牛繭栗宗廟角握社稷尺不必須並及肥大也薦不美多品者薦祭品味各有其定不以多為美也陸氏佃曰葆大讀如保大春秋傳所謂保大愚謂葆大陸氏之說為是葆猶有也謂有盛大之業若天子克敵服遠諸侯大夫著勳伐見褒賜也不樂保大謂不為樂此而祭也蓋保大嘉事以之告祭則有之若四時之祭自為存親不因此而舉也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是牲未嘗不肥大然或貴大或貴小各有所宜不必皆及肥大也薦謂籩豆也籩豆之品未嘗不多然祭器有定不求多於常

品之外以爲美也葢濫與隘皆爲失宜而濫之失尤甚故引君子之言以明行禮貴乎儉約而不尙乎侈大也○鄭志趙商問周禮設六祈之科而禮記祭祀不祈何義也鄭答云祭祀常禮以序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祈禱有爲言之豈祀之常也又鄭發墨守云孝子祭祀雖不求其爲而尸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亦有祈福之義也愚謂祭祀之有嘏蓋緣子孫之心莫不欲孝其祖考緣祖考之心莫不欲福其子孫故本其慈愛之心而達之乃事死如事生之義與祭祀不祈之義初不相悖也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釋文父音甫不綦音忌不亦作

弗與依註作爨七亂反盛音成○鄭註與當爲爨或爲竈

鄭氏曰文仲魯公子彄之曾孫臧孫辰也莊文之間爲大夫於時爲賢是以非之不正禮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爲宗伯之爲也奧當爲爨字之誤也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火神燔柴似失之孔氏曰魯閔公僖公俱是莊公之子閔適而少僖庶而長莊公死而立閔爲君僖時爲臣閔少而死後乃立僖僖死僖子文公立大事于大廟弗綦爲宗伯佞文公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以閔置僖下是臣在君上逆亂昭穆文仲不能諫止故爲不知禮禮祭至尸食竟而祭爨神言其有功於人人得飲食故祭報之弗綦謂爨神爲火神遂燔柴祭之文仲

又不諫止又爲不知禮也愚謂春秋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大事者大祫也大祫之禮毀廟未毀廟之主列叙昭穆而合食於大祖而閔僖爲兄弟不爲昭穆則大祫當同位然閔雖少而嘗爲僖之君僖雖長而嘗爲閔之臣則閔當在西而居僖之上僖當在東而居閔之下今弗綦詔文公而躋僖於閔則於禮逆矣燔柴者天神之祭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是也爨卽竈也左傳云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故心爲大火味爲鶉火此火神爲天神當燔柴祭之者也竈爲五祀之一其常祀在夏乃地示之卑者已非火神之比若祭畢祭爨則不過祭先炊老婦之神其禮又降於五祀之竈矣盆所以淅米瓶所以汲水祭爨之禮用盆以盛食用瓶以爲尊蓋因其所用之器以爲禮乃簡畧之甚者弗綦以天神

之禮祭之失禮甚矣逆祀燔柴皆弗綦所爲然是時文仲爲正卿又稱爲賢而不能正故孔子責之記者引此以明前章言順與體之義蓋逆祀不順也燔柴於爨非禮也不稱且不可又況失順與體乎○孔氏曰文二年公羊傳云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何休云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閔僖爲兄弟以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故云先禰後祖此公羊之義案外傳躋僖公弗綦云明爲昭其次爲穆以此言之文公上至惠公七世惠公爲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按魯自魯公至惠公共十三君此爲八世魯公爲世室其廟不毀自魯公子考公以下遞敘昭穆故惠公當爲昭今躋僖公爲昭閔公爲穆自此以下昭穆皆逆服氏同國語之說與何休義異鄭云兄弟無相後之道正以僖在閔上謂之

爲昭非昭穆也又曰祝融并奧及爨三者不同祝融是五祀之神祭於郊奧者止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有俎及豆籩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奧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愚謂兄弟不爲昭穆先儒已有定論左傳疏云若兄弟相代卽爲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卽當從毀知其禮必不然斯言可謂簡而盡矣但兄弟同面祫祭之位固然而立廟之法未知如何若僖公之時遠以閔公祔祖廟則祖遷而高祖毀高祖不得與於時享而文公之世閔僖同廟而無遷毀揆之人情皆所不安疑僖公之時閔公特立廟於祖廟之南至文公時僖公祔則閔公之主遷藏於祖廟之夾室與蓋在僖公之時雖廟數增多而所祭止於四世固不患於僭而文公爲僖公子閔公無後

而毀而僅與於大祫之祭亦不患於薄也當時遊祀之舉於大祫見之而不聞更立廟制則意其立廟遷毀之法正當如是耳竈即是爨但五祀所祀者竈神迎尸於奥而祭之祭畢所祭者先炊之神即就竈陘而祭其神不同其禮亦異孔氏謂先炊即配於竈者非也五祀之神其配食之人不可考若祀竈以先炊配則先炊之尊與竈等其祭之豈苟簡若此乎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釋文當丁浪反

此又承上文而申言體之義也禮也者體也此以人之體喻禮之體也人之肢體不可以不備而設之又不可以不當為禮亦然如祭爨而燔柴則設之不當而失所以為體矣

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此又以申言稱之義也貴多謂之大貴少謂之小外必謂之顯內必謂之微經禮者常行之禮如儀禮冠禮昏禮之類其目有三百也曲禮者儀文之委曲如冠禮有三加昏禮有六禮之類其目有三千也禮文雖繁而莫不得乎大小微顯之宜則其致一也惟其然故人之所行莫不由之如入室之必由戶而不可外也○朱子曰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目有三百餘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呂與叔云經便是常行底緯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變緯中亦自有常變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愼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竭情盡愼致其敬禮之內心者也美而文禮之外心者也若順也禮之內心外心雖不同而莫不實順乎天理之所當然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摲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釋文摲所監反又所覽反放方往反不致本或作不至摭之石反

直而行謂若始死哭踊無節也曲而殺謂委曲而減殺若喪禮變除及上殺旁殺下殺是也經而等謂若三年之喪貴賤皆逐服是也討去也順而討謂自上順之以至於下而遞有所去若天子以下降殺以兩是也摲芟也播布也摲而播謂取上之所有以播之於下若祭禮

旅酬逮賤及天子燕享來朝諸侯是也推而進謂推下之所有以進之於上若祭禮事尸及諸侯朝享天子是也放效也放而文謂所效於古之禮而益之者若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是也放而不致謂所放於古之禮而損之者如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服周則有尊降之法是也摭取也順而摭謂自上順之以至於下而遞有所取若天子一食諸侯二大夫士三之類是也項平父謂此九條皆以反對爲文獨經而等無反對今詳玩文義直而行經而等二句實與曲而殺一句爲反對也

○此以承上章而起下章也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鄭氏曰素尚白青尚黑者也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

猶存也愚謂三代之禮異於迹而不異於道或素或青者服色異尚聖人之所得而變革者也夏造殷因者三綱五常禮之大體聖人之所不得而變革者也其不變者固守之以爲經其所變者亦考之而不謬是以達之於下而民莫不信從也

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此節舊在其道一也之下今詳下文其禮亦然句其文義當有所承此二句必在周坐尸之上簡錯在下耳

鄭氏曰夏禮尸有事乃坐殷尸無事猶坐孔氏曰夏禮質以尸是人不可久坐神坐故惟飲食暫坐不飲食則立也殷禮轉文言尸本象神神宜安坐不辨有事無事皆坐也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釋文侑音又本或作宥武音無○鄭註詔侑或爲詔囿

鄭氏曰言此亦周所因於殷也武當爲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爲也孝子就養無方孔氏曰詔告也侑勸也謂告尸威儀勸尸飲食周禮坐尸及詔侑無方亦因於殷禮故曰亦然也其道一者其用至誠之道一也愚謂無方言隨尸之所在而詔侑之無常所也其道一者言三代之禮其道同歸於敬尸也

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釋文醵其庶反又其約反與音餘○王肅禮醵作遽註云周使六尸旅酬不三獻猶遽而畧

鄭氏曰周旅酬六尸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王居明堂禮仲秋乃命國醵孔氏曰周旅酬六尸又因殷禮而益之也祫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大廟后稷之尸在室西壁東嚮爲

發爵之主不與子孫爲旅酬餘文武幷親廟六尸南北相對爲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大祫多主而唯云六尸者先儒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醵歛錢共飲酒也凡歛錢飲酒必令平徧與周旅酬六尸相似陸氏佃曰案周九廟而旅酬六尸蓋言成康之時文武親未盡猶在七廟之數蓋以時祭何必大祫愚謂特牲少牢禮尸不與旅酬蓋以旅酬之禮殺而尸尊故不與子孫相酬天子諸侯祫祭尸多雖皆得獻而羣尸之間其歡情猶未通故使之自相酬以通其歡情蓋其爵僅逮於禰廟之尸而止而不及於下也此三節言三代之禮其因革損益者如此乃聖人受命創制之事所謂時爲大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 釋文近附近之近 爓似廉反

鄭氏曰近人情者褻而遠之者敬郊祭天也大饗祫祭先王也爓沈肉於湯也一獻祭羣小祀也血腥爓熟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已愚謂近人情謂近於生人之道也禮以近人爲褻遠人爲尊三獻謂祭山林川澤之屬也鄭氏以爲社稷五祀非是陳氏說見後郊祭以薦血爲始大饗以薦腥爲始三獻以薦爓爲始此皆謂朝事時也一獻無朝踐饋獻之禮直自饋孰爲始也然三獻亦有自饋孰始者若大夫士祭宗廟及五祀之祭是也血於生人飲食最遠腥次之爓稍近人孰則全乎生人之道矣○祭宗廟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大夫士三獻外神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小山川視子男四方百物之類視大夫士但宗廟自五獻以上皆有二灌外神無灌而祭初有降神

之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實柴血祭之屬皆祭初降神之禮與宗廟之灌相當故其祼三公者止七獻祼諸侯者止五獻祼子男者止三獻以其不灌故也其祼大夫士者則惟食畢酳尸一獻蓋內神三獻者本無二祼而外神既有降神之禮禮盛於其初則殺乎其末也○孔氏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謂降神之外於正祭之時有此也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有腥有爓有孰皇氏云郊則先設血後設腥與爓孰大饗之時血與腥同時俱薦三獻之祭血腥爓一時同薦熊氏云宗廟之祭無血其義非也愚謂孔氏謂此所言皆降神之外正祭之禮是也而又云郊與大饗三獻皆有

血腥爓孰則非也四者惟祭天正祭時備有之大饗腥則無血三獻爓則又無腥矣郊特牲言毛血告幽全及詩言薦其血膋皆謂祭初告殺之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謂祭初降神之禮皆非謂正祭時也記文本簡明而疏家自生支繆耳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

釋文蹙本又作戚子六反又音促

作起也作而致其情謂本無此情而起而強致之也內有恭敬之情則外有交接之禮故禮之所由始始於心之敬也七介以相見謂諸侯相朝陳擯介以交辭也七介者侯伯之禮舉中以言之也已甚也慤謂質慤也三辭者主君迎賓於大門外交擯三辭辭主國以客禮待

已也三讓者讓入門也至至廟中也慼謂急迫也君子於所尊敬者不敢質若已慼已慼則情文不足而無以將其敬矣故擯介辭讓之禮雖在於外而實本於心之不容已也夫豈作而致之乎前此以內心外心二者發明義理之文上節言祭祀之尙臭不尙味則歸重於內心之義至此言禮之由於心而非作致於外又以見義理之文莫不根於忠信之本也

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釋文頖本或作泮依註音判惡依註音呼又音虖好故反池大河反泰本又作大音同○鄭註判宮或爲郊宮

鄭氏曰頖宮郊之學也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嘔夷并州川配林林名繫繫牲於牢戒散齊也宿致齊也將

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不敢切也孔氏曰魯無后稷之廟將祭天先於頖宮告后稷以將配天是先告卑後祭尊也晉人將祭河必先告惡池小川從祀於河者然後祭河齊人將祭泰山必先告配林從祀於泰山者然後祭泰山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也充人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是三月繫也七日戒謂祭前七日散齊也三日宿謂祭前三日致齊也鄭註儀禮云宿是又戒宿之言肅肅敬之義也將祭之時以漸如此敬謹至極不敢切迫也愚謂郊特牲云卜郊受命于祖廟謂先於大廟告后稷而後卜也魯無稷廟故卜郊之時假頖宮以告稷上節既以賓客之禮明禮之本於忠信此又言祭祀之禮其即事之有漸誠意之預積者如此莫非本於敬慎之至亦上節之義也

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釋文相息亮反溫紆運反○鄭註詔或爲紹

鄭氏曰皆爲溫藉重禮也擯詔告道賓主者也相步扶工也皇氏侃曰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緼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承藉也愚謂賓主以行禮而擯詔以相道之樂工以奏樂而相步以扶持之所以承藉於禮樂而致其從容和順之意亦不敢慤不敢褻之義也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槀鞂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釋文莞音官一音丸槀字亦作槀古老反鞂江八反徐古八反

鄭氏曰凶事朝事二者反本也醴酒以下三者脩古也主謂本與古也可述而多學者以本與古求之而已孔氏曰本謂心也反本謂反其本性脩古謂脩習於古由

其反本脩古故不忘其初也凶事喪親之事也詔告也孝子喪親痛由心發故不待詔告而哀自至是反其孝性之本心也朝事朝廷之事也以樂奏音樂也朝廷是養老樂賢之地故臣入門必縣興是反其樂朝廷之本心也此二者是反本醴酒五齊第二酒也元酒水也尚上也割刀今之刀也鸞刀古之刀也莞簟今之席也稾鞂除穗粒取稈稾爲郊席祭祀有醴酒之美而陳尊以元酒在上今刀便利古刀遲緩而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莞簟精細而可安人祭不用莞簟而用稾鞂之麤席此三者皆脩古也先王制禮必有反本脩古之法若欲述行學習但用本與古求之則可得也故曰可述而多學也方氏慤曰物有本末時有古今逐末之流而不知所反從今之便而不能有所脩則先王之禮意忘矣

本者末之初古者今之初反之脩之則不忘之故也本
末一物欲追還之而已故於本曰反古今異時必有損
益焉故於古曰脩愚謂朝事謂朝廷燕樂羣臣之事也
凶事不詔者反其哀戚之本心而無待於詔也朝事以
樂者反其和樂之本心而非樂不足以達之也上古無
酒酌水獻之而已後世聖人既爲酒醴而猶設元酒使
居酒醴之上鸞刀刀之有鈴者古時但有鸞刀而已後
世既有割刀而宗廟割牲貴用鸞刀古時但有槀鞂之
席而已後世既有莞簟而祭天之席猶設槀鞂三者皆
爲不忘古之故也述謂傳其義學謂習其事先王之制
禮必以反本脩古爲主故可傳述而多學而不患其博
而寡要也蓋禮貴反本故有義理之文尤不可無忠信
之本禮貴脩古故有外心之貴多尤不可無內心之貴

少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禮者天地之節無節於內者謂不能察乎禮之節文而喻之於心也物事也察物不以禮則昧乎天理之則而於是非不能辨矣作事不以禮則必有惰慢之失而人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則必有鄙悖之傷而人弗之信矣人之辨別事理謹言慎行莫不由禮故禮者事物之極致也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釋文亹亡匪反徐音尾○朝直遙反

此申前合於天時一節之義也財物猶才性卽天時之所生地理之所宜人官之所能物曲之所利也財物各有所宜故先王之制禮因之而致其宜焉大事祭祀之事爲大事必順天時若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是也故依也爲朝夕必放於日月者朝日以朝放日之升於朝夕月以夕放月之見於夕也此所因乎天時之事也爲高必因丘陵謂爲崇高之祭必因於丘陵之本高若祭天於圜丘是也爲下必因川澤謂爲卑下之祭必因於川澤之本卑若祭地於方澤是也此所因於地理之事也亹亹勸勉之意先王之制禮必因乎財物之宜故順於鬼神而雨澤時降君子達其亹亹勸勉之意勉力以報功於神祇而不敢怠也

是故昔先王尙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

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釋文假音格治直吏反

有德謂有德行者有道謂有道藝者有能謂曲藝之士賢即道德才能之人置謂置於位也衆即在位之衆誓謂將齊而誓戒之也因天事天謂祭天以冬至因陽氣之至而祭之也因地事地謂祭地以夏至因陰氣之始而祭之也名山謂五嶽也中成也升中于天謂巡守至於方嶽之下燔柴祭天而以治功之成升而告之也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地饗帝于郊祭天於圜丘也假至也先王既因天地之宜以制爲祭祀之禮於是備百官申誓戒順其陰陽就其壇兆以行其禮治定功成故鳳

皇降而濫龍假百神受職故風雨節而寒暑時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釋文罍音雷犧素河反縣音元應應對之應分扶問反

天道垂教著於陰陽聖人之德著於禮樂罍尊尊畫爲雲雷之飾者在阼在阼階之上也禮樂之器尊西罍尊卑故在阼犧尊尊故在西縣鼓大鼓也應鼓應聲也以其與朔鼙相應故曰應鼙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者縣鼓尊於應鼓也尸入之後主人室內西面朝踐時堂上北面此云君在阼謂初入時即位於阼階下也房東房也大明生於東日出於東方也月生於西月初見在西方

也象尊刻爲象形者鄭司農云以象骨飾尊君在阼而西酌犧象象日之出於東方而西行夫人在房而東酌罍尊象月之生於西方而東行也夫人在東房而乃以月生於西喻之者蓋由阼階而視東房則東房在阼階之西也君與夫人交獻是禮交動乎上縣鼓應鼓並奏是樂交應乎下禮樂之和若此豈非聖人至德之所發乎○周禮司尊彝春夏用犧尊象尊秋冬用著尊壺尊追享朝享用大尊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犧象當代之尊也著尊壺尊大尊山尊前代之尊也諸侯不得用前代之尊惟用犧象而已天子春夏之祭兼用犧象諸侯四時之祭或以犧配罍或以象配罍故此云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又云西酌犧象東酌罍尊也犧象之所盛者蓋醴齊盎齊罍尊之所盛者蓋事酒也禮運云醴

醆在戶則犧尊非正在罍尊之西但自阼階而視室戶則室戶在西也○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鑮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人君樂縣之位惟見於此然人君軒縣而大射以辟射故惟西方之縣皆備而東方與階間之縣則異於常法其建鼓應鼙在阼階西者本在東方鍾鑮之南與西方之建鼓朔鼙相對者也因辟射而移之於阼階之西西階之東有建鼓則阼階之西當有磬其西鍾其西鑮而鼙在鼓東因辟射而獨設鼓若祭祀則三面皆備縣之東方西方之縣皆鼓南鼙北不可以言東西此云縣鼓在西應鼓在東據階間之縣言之也東方以應

鼓與笙磬笙鍾相配階間之聲爲應聲則磬亦笙磬鍾
亦笙鍾也若天子宮縣則於南方亦備縣鍾磬聲鼓而
與階間相對東方西方之縣同北上則階間南方之縣
同東上階間爲應聲則南方爲朔聲階間爲笙磬笙鍾
則南方爲頌磬頌鍾也大射言建鼓此言縣鼓則廟庭
用縣鼓路寢用建鼓縣鼓尊也若天子則路寢或以縣
鼓與○鄭氏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孔疏云卿大夫以
下惟有東房葢注疏以夫人在房爲西房故言天子諸
侯有左右房以明夫人之所在爲西房也然儀禮鄉飲
記薦出自左房少牢禮主婦薦自東房有左房則有右
房有東房則有西房又聘禮賓館于大夫君使卿還玉
於館賓退負右房此尤大夫士有東西房之明據舊說
謂大夫士惟東房者非也特牲少牢禮主婦在房中皆

謂東房祭統夫人副褘立于東房蓋房雖有東西而祭祀主婦之位則惟在東房人君及大夫士皆然東房有側階爲婦人之所升降所謂北堂者在此乃婦人之正位鄭孔泥於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之語故以西房言之不知君在阼之時夫人東房中之位視之爲少西亦猶犧尊設於室戶而與阼階之罍尊對言東西也然此所言君夫人之位亦第以初卽位言之若尸入後主人之位在室中與堂上則君反西而夫人反東矣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愼其所以與人者釋文道音導之知音智○今按樂其音洛

反其所自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若酒醴之美而尙元酒黼黻文繡之美而尙疏布是也樂其所自成者樂其治功之成而象之爲樂若韶樂其紹堯致治武樂其伐紂救民也禮得其反故能節制其行事之過差樂有所樂故能宣道其志意之堙鬱禮節樂和則治禮慝樂淫則亂達謂通於事理也發言也與人謂接於人也引蘧伯玉之言以喻觀禮樂可以知治亂故君子以禮樂與人交接不可不愼也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釋文從才用反盎烏浪反屬之玉反

牽牲謂灌獻既畢君出廟門迎牲牽之而入也幣所以

禮神告殺者贊謂助君執之也制如量人制其從獻脯燔之制制祭謂朝踐薦腥爓量度牲體而進之也盎盎齊也割牲謂饋孰時割牲體而進之也酒事酒也上公祭用三齊朝踐君薦醴齊夫人薦盎齊饋獻君薦醍齊夫人薦事酒也言君制祭割牲則知夫人薦豆籩言夫人薦盎薦酒則知君薦醴薦醍互見之也洞洞敬貌屬屬忠貌勿勿猶勉勉也詩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引之作密勿從事○鄭氏曰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者制肝洗於鬱鬯以祭於室及主孔氏曰朝事進血膋者案郊特牲云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祭義取膟膋之後又爓祭祭腥則膟膋所用在腥爓之前是朝事時也云制肝洗於鬱鬯者據漢禮而知愚謂郊特牲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鄭氏云

蕭香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疏云饋孰有黍稷此云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故知當饋孰時也是燔燎在酌奠之後饋孰之節記文明白可據而孔疏所以發明其義者亦已當矣而鄭氏於此章制祭註云朝踐進血膋時郊特牲詔祝於室註云取牲膟膋燔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孔氏於郊特牲取膟膋燔燎升首及祭義建設朝事燔燎羶薌皆言朝踐饋孰兩度燔燎原其所以實由誤解建設朝事燔燎羶薌之義也祭義云建設朝事燔燎羶薌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肺肝首心闚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蓋朝事燔燎二者非一時事也而皆所以報氣故合而言之薦黍稷羞肺肝首心及鬱鬯之灌三者亦非一時事也而皆所以報魄故亦合而言之鄭孔誤以燔燎合於朝事解之遂生謬說耳

至洗肝於鬱鬯制於主前謂之制祭鄭本據漢禮爲言其爲周制與否亦未敢决也○孔氏曰王祭九獻魯及王者之後亦九獻侯伯七獻朝踐及饋獻時君皆不獻子男五獻薦腥薦孰時君亦皆不獻酳尸君一獻而已此崔氏之說也今按特牲少牢尸食之後主人主婦及賓備行三獻主婦因獻而得受酢若子男尸食之後但得一獻則夫人不得受酢益子男饋孰以前君與夫人並無獻食後行三獻通二祼爲五獻也愚謂王之祭禮十二獻說見禮運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自侯伯以下其差降之法不可考而疏家之說如此以理言之朝踐饋獻之豆籩皆夫人所薦則獻尸者必君不然則薦獻皆屬之夫人而君反無所事矣疏特據此章言夫人薦盎夫人薦酒以爲侯伯朝踐饋獻君不獻之證非確

義也祭統言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則上公九獻者也而其下止言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寧可據之以爲君不獻耶至子男五獻則孔氏之說固視崔氏爲優但朝踐饋食之豆籩因獻而薦若子男朝踐饋食皆無獻則籩豆乃爲虛設未知其禮何如也或謂子男朝踐君獻尸尸酢君饋獻夫人獻尸尸酢夫人食畢賓長酳尸尸酢賓長如此則薦獻相須於禮似協但食畢酳尸三獻自王以訖於大夫士皆無異獨子男參差其間揆諸隆殺之節亦恐不然也

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釋文定徐丁禮反一音如字祊百彭反

詔告也納牲詔於庭謂牲既入廟門而以幣告神於庭

也必於庭告之者時方降神之後象神之初自外來入
及庭而於此告之也血毛詔於室旣殺牲而取毛血以
告神於室也肉謂之羹定熟也煮肉必沸旣熟則止火
而沸者定故曰羹定羹定詔於堂謂煮旣熟將迎尸入
室先用俎盛之以告神於堂然後入設於室也不同位
謂庭也室也堂也其處不同也道言也求求神也求神
未得不知其定所在故徧於諸處告之也設祭於堂謂
尸出在堂時薦朝踐之豆籩及祭腥爓之肉也爾雅門
謂之祊爲祊乎外謂求神於廟門外待賓客之處也朝
踐之時旣設祭於堂又求神於廟門之外葢不知神之
於彼於此故求之非一處也詩楚茨曰祝祭于祊祀事
孔明而其下章乃言執爨踖踖則祊在饋食之前當朝
踐之節明矣鄭氏以祊爲繹祭其說非是說見郊特牲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五獻四瀆視諸侯者也七獻五嶽視三公者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則社稷五祀其祭亦七獻與質謂其禮質畧文者有文飾也察者明察而其禮彌備神者神靈而其體彌尊○陳氏祥道曰周禮大祀次祀小祀見於肆師大祭中祭小祭見於酒正大宗伯所辨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社稷五祀五嶽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獻少則社稷之獻宜加於山川也先王於祭服各有象類希冕三章以祭社稷非卑之於山川以獻數不繫於服章也賓客之禮子男五獻侯伯七獻上公九獻而王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於諸侯長十有二獻皆鷩冕七章而已鄭氏以三獻爲社稷五祀五獻爲四望山川誤矣愚謂鄭

氏以七獻爲祭先公亦非也司服享先王袞冕享先公則鷩冕蓋以不可過於尸之所服故也中庸曰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豈有天子廟祭而貶用侯伯之禮乎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釋文事與音餘腊音昔內音納見賢遍反纊音曠劉昌宗古曠反肆依註作陔○今按肆如字

大饗謂王饗來朝諸侯也王事者言其爲天子之禮與諸侯之饗賓異也腊乾獸也四時之和氣言四時和氣之所生也此四句言大饗饌具之盛也內金以下言諸侯來朝所以享天子者也內謂先內之於廟也示和者

金可爲鍾取其聲之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者餘物皆陳於庭而束帛加璧則執之以升堂致命君子於玉比德故尊之也龜爲前列者陳於庭而最在北也先知者龜能前知故貴之而在諸物之前也金次之者金雖先入而陳之則在龜之後也見情者聲和則情和也丹漆絲纊竹箭又陳於金之後示與天下共此物而不私也覲禮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皆三享中所有之庭實也然庭實旅百其物固不止於此此所言其有常者也其餘則隨其國之所有而用之無常物也其出也肆夏以送之此還明大饗禮畢送賓之事也大司樂大祭祀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則賓出奏肆夏大饗之禮然也饗賓之樂乃與祭祀

同此所以爲禮之重也鄭氏曰荊揚二州貢金三品荊州納錫大龜荊州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揚州貢篠簜儀禮覲禮註曰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貢疏下經先陳馬聘禮記皮馬相間可也其次享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王者所敬莫如天故祀帝爲敬之至宗廟之祭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故爲仁之至孝子喪親哀痛迫切出於眞情而無一毫之僞故爲忠之至服襲斂之衣也器明器之屬也服器無益於死者而不敢不備亦不欲死其親

之意故爲仁之至朝聘所用之幣帛多寡各有其宜故爲義之至觀於行禮而仁義之道可見故觀仁義以禮爲本孔氏曰言觀仁義之道不言忠敬者言仁義則忠敬可知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 釋文和戶臥反

鄭氏曰道由也從也孔氏曰甘爲衆味之本不偏主一味故得受五味之和白爲五色之本不偏主一色故得受五色之采忠信之人不有雜行故可以學禮其人卽忠信之人也愚謂學禮者習學義理之文也然苟非忠信之人則無本不立而禮不能虛行矣蓋忠信之本與義理之文固不可偏廢而尤以立其本爲先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

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誦詩三百可以言矣而未嘗學禮故不足以一獻一獻禮輕故未足以大饗此大饗謂祫祭先王也大旅者因事祭天之名其禮稍殺於正祭大宗伯國有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有故謂凶烖也有故而禱於上帝及四望皆曰旅而上帝之旅爲大旅也饗帝謂祀天之正禮也大饗大旅皆大祭然分有遠近則誠之所感有難易大旅饗帝皆祀天而禮有隆殺則敬之所致有淺深行禮者必至於可以饗帝然後爲內盡忠信之本而外極義理之文禮其可輕言乎○鄭氏謂旅爲祭五帝非也周禮大宗伯典瑞皆云旅上帝周禮言上帝與五帝別於掌次見之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

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釋文跛彼義反與音預朝直遙反又張遙反

宰家臣之長也逮及也闇未昧爽也立而偏任一足曰跛倚物爲倚室事謂正祭事尸在室也交乎戶者室外之人取饌至戶而室內之人受之以進於尸也堂事謂儐尸時在堂也交乎階者堂下之人取饌至階而堂上之人受之以進於尸侑也質明正明也晏晚也晏朝謂夕時也質明而始行事則不必逮闇矣晏朝而退則不必繼以燭矣子路所行非必循乎舊禮然畧繁文敦實意爲能近乎內心之意而不失乎忠信之本故孔子善之孔氏曰禮寧畧而敬不可煩而怠也

禮記卷二十四終

州同銜樂清鄭煜賢校栞

禮記卷二十五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郊特牲第十一之一　別錄屬祭祀

此篇多記祭事而中雜以冠昏兩段閒又及於朝覲燕饗之禮其語頗與禮器相出入而篇首言貴誠尙少之義又似承禮器而發其未盡之義疑一人所作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孔氏曰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用大牢則掌客云殷膳大牢及饔餼殽積之等皆用大牢也貴誠之義者釋郊用特牲天子膳用犢之意郊之特牲亦犢也貴其誠慤未有牝牡之情愚謂用特牲爲貴少用犢爲貴誠上

篇兼言犢而義主於貴少此篇兼言特牲而義主於貴誠○孔氏曰自此以下至降尊以就卑覆說以少爲貴之義愚謂自此至尙腶脩而已矣明貴誠尙少之義降尊就卑則又明貴稱之義也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釋文繁步干反

此又明貴少之義也

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釋文爓本又作燅夕廉反

此又明貴臭之義也至敬謂郊天也郊天以血爲始血非食味之道但用氣臭歆神而已

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尙腶脩而已矣釋文灌本又作祼古喚反腶丁喚反

此亦明貴臭之義諸侯朝天子及自相朝廟中行朝享

竟以鬱鬯之酒灌賓鬱鬯有芬芳之氣故云用臭大饗謂諸侯來朝而天子享之及諸侯相朝而主國饗賓也腶脩籩實也周禮籩人朝事之籩蔆芡栗脯大饗雖設大牢之饌先設腶脩於筵前然後始設餘饌故曰尚腶脩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釋文重直龍反酢才各反

大饗謂諸侯相朝而主君享賓也諸侯之席三重主君獻賓賓酢主君設三重席而受之賓主禮敵無所降下也三獻之介諸侯使大夫聘於諸侯主君享賓其禮三獻而以其介爲介也專單也賓與介皆大夫席並再重但享時賓席再重介降於賓故不重主君獻介之時則徹去重席而受酢降主君之尊以就介之卑所以敬客

也○三獻之介謂饗禮也鄭氏言以介爲賓賓爲苟敬據燕禮爲說而燕禮無賓酢主君之禮孔疏强以媵觚當之其說皆非是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釋文禘音藥出註食音嗣

饗謂春饗孤子也禘當作禴字之誤也天子春祭宗廟曰祠諸侯曰禴饗禴在陽時故有樂食謂秋食耆老嘗謂秋祭宗廟也在陰時故無樂飲謂饗禮以飲酒爲主也飲養陽氣者以其清虛而從乎陽也食養陰氣者以其重實而從乎陰也養陽氣故用諸春養陰氣故用諸秋耆老死王事者之父祖也孤子死王事者之子也周

禮外饔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酒正饗耆老孤子則共其酒耆老亦有饗則孤子亦有食矣於孤子言春饗於耆老言秋食互相備也禘嘗皆所以追慕饗食皆所以報功故曰其義一也而或用樂或不用樂蓋聲樂是陽其或用或否亦順乎陰陽之義而已○周禮樂師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鍾師凡饗食奏燕樂籥師賓客饗食鼓羽籥之舞是天子食禮有樂公食大夫禮不用樂食嘗無樂蓋諸侯之禮異於天子者與魯頌秋而載嘗萬舞洋洋祭統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此嘗祭有樂者蓋大祫之祭也諸侯大祫之祭因秋嘗行之諸侯秋祭無樂而祫祭在秋則用樂大祫禮盛故也熊氏以食嘗無樂爲殷禮非也商頌言鞉鼓磬管又言顧予烝嘗是殷天子嘗祭有樂矣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釋文奇居宜反褻息列反旦音神出註

鄭氏曰水土之品言非人所常食旦當爲神篆字之誤也孔氏曰鼎俎奇者以其盛牲體動物屬陽故其數奇籩豆偶者以其衆有植物植物屬陰故其數偶故云陰陽之義也水土之品者言籩豆之實皆是水土所生之品類非人所常食也不敢用褻美食味而貴衆多品族所以交接神明之義也神道與人異故不敢用人之食味神以多大爲功故貴多品鼎俎奇者案聘禮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也是鼎九其數奇也又有陪鼎膷一也臐二也膮三也亦其數奇也正鼎九鼎別一俎俎亦九也又少牢陳五鼎羊一

豕二膚三魚四腊五其腸胃從羊五鼎五俎又脈俎一非正俎也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二腊鼎三亦有三俎脈俎一非正俎不在數是皆鼎俎奇也有司徹陳六俎者尸及侑主人主婦各一俎其餘二俎者是益肉之俎此云鼎俎九者謂一處並陳也籩豆偶者案掌客云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又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案禮籩與豆同是籩豆偶也愚謂特牲禮三鼎少牢禮五鼎以此差之則諸侯祭禮七鼎天子祭禮九鼎也俎之數各如其鼎是鼎俎皆奇也籩人朝事之籩及加籩皆八羞籩二醢人朝事饋食之豆及加豆皆八羞豆二惟饋食之籩止五物蓋亦當有八而脫其三耳特牲二豆二籩少牢四豆四籩以此差之諸侯朝事饋食

酳尸皆六籩六豆也是籩豆皆偶也○此章言祭祀之禮孔氏所引掌客上公四十豆之屬乃致饔餼之法禮器天子二十六豆之屬則朔食及禮食之法不可通之於祭且其禮皆有豆而無籩而又云籩與豆同尤爲非是葢豆飲食皆用之籩則惟用於飲耳○凡用特牲者三鼎用少牢者五鼎用大牢者七鼎九鼎三鼎之實見於特牲禮五鼎之實見於少牢禮七鼎之實見於公食禮就五鼎而加以牛與腸胃也九鼎之實見於聘禮致饔餼就七鼎而加以鮮魚鮮腊也左傳云唯君用鮮則諸侯祭用鮮魚鮮腊矣天子祭九鼎則諸侯宜七鼎有鮮魚鮮腊而止爲七鼎則膚與腸胃不別鼎與又士喪禮遣奠用少牢五鼎曲禮凡祭大夫以索牛是大夫殷祭用大牢有七鼎士殷祭當用少牢有五鼎也然則諸

侯大祫亦當爲九鼎矣○籩人饋食之籩棗栗桃乾𧂇榛實爲五物鄭氏云乾𧂇乾梅也賈疏謂棗桃梅皆有乾有溼爲八然三物之溼者四時不常有又籩人加籩之實以四物爲八籩而重言之不應饋食之籩立文簡奥如此少牢不儐尸禮主婦亞獻設四籩棗糗栗脯敖君善謂籩人棗下脫糗栗下脫脯是也然如其言尙止七籩曲禮婦人之摯脯脩棗栗榛椇此皆籩實而椇獨不見於籩人疑亦在饋食八籩之內而脫之耳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釋文易以豉反闋苦穴反要本又作屢力住反

此言諸侯朝天子而天子饗之之禮也饗禮在廟大門

廟門也奏謂以鐘鼓奏之也肆夏詩篇名九夏之首也說見玉藻易和悅也闋止也卒爵而樂闋者王獻賓賓飲卒爵賓又酢王王飲卒爵而樂乃闋也燕禮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此入門卽奏肆夏卒爵乃樂闋者大饗禮與燕異也左傳晉饗叔孫穆叔金奏肆夏之三穆叔謂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是饗元侯奏肆夏昭夏納夏而饗燕卿大夫止用肆夏也惟止用肆夏故其始終之節短惟兼奏三夏故其始終之節長孔子屢歎之者歎其禮樂之盛仲尼燕居孔子曰吾語女禮大饗有四焉卽其事也奠酬王酬賓賓受爵而奠之薦東也工升歌者升堂上而歌清廟之詩也發德者清廟之詩所以發明文王之德也匏笙也竹管也凡樂升歌之後總以笙管燕禮下管新宮笙入三

成是也王饗元侯則下管象下堂下也堂上之樂獨言歌以歌爲主也堂下之樂獨言匏竹以匏竹爲主也貴人聲者聲之出於人者精寓於物者粗也樂由天作故屬乎陽禮由地制故屬乎陰陰陽和則萬物得禮樂和則萬事順此因大饗禮樂之盛又言禮樂之所由作與其感化之效也○王饗賓客其初亦有二灌此言卒爵謂卒鬱鬯之爵也內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祼小宗伯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肆師大賓客贊祼將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所謂賓客之祼皆大饗之禮也而朝享之後王所以禮賓者亦存焉鄭氏專以禮賓言之葢疑饗賓無灌耳然內宰以祼獻瑤爵連言其爲一時之事明矣大饗之禮后有助王薦獻之法若朝時禮賓非后

所與也則大饗之有灌無疑灌用圭瓚而圭瓚重大不可以飲故注之於爵而飲之顧命行灌禮有同同卽爵也又左傳秦后子享晉侯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杜氏云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齎其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據此則饗賓之禮每獻皆有酢有酬矣此云奠酬謂王初獻賓賓酢王王酌自飲又酬賓賓受爵而奠之也若祭祀灌獻尸飲畢亦酢王但無酬耳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釋文別彼列反

此謂諸侯所以享王者也旅衆也旅幣謂三享之庭實也無方言非一方之物也別土地之宜若禹貢兗州貢漆絲青州貢鹽絺之屬是也節遠邇之期若周禮大行

人侯服歲壹見而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而貢嬪物是
也覲禮有三享龜也鍾也次享三享所用之庭實也龜
爲前列先知者以龜能前知故列之最在先也鍾貢金
以共王鑄鍾之用也次之次於龜也以和居參之者前
有龜後有丹漆絲纊竹箭之屬取鍾聲之和參居於前
後之間也虎豹之皮初享所用之庭實也覲禮初享九
馬卓上蓋有馬者用馬無馬則用虎豹之皮聘禮云皮
馬相間可也是也示服猛者虎豹威猛之物用爲庭實
表示天子之德能服四方之威猛者也束帛加璧往德
者君子於玉比德故升之堂上以明諸侯歸往於天子
之德也上節言天子饗來朝諸侯之禮此節言諸侯貢
享之物與禮器大饗王事一章語意相似但所言各有
詳畧耳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釋文燎力妙反徐力弔反

鄭氏曰僭天子也孔氏曰庭中設火以照燎來朝之臣夜入者因謂火爲庭燎禮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見大戴禮齊桓僭用後世襲之是失禮從桓公始也

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天子諸侯饗燕賓客奏肆夏之樂以納賓上章言賓入門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是也鄉飲酒大夫禮納賓無樂趙文子始奏肆夏僭人君也○孔氏謂文子奏肆夏僭諸侯納賓樂是也又謂登歌下管正樂則天子用三夏以饗元侯元侯相饗亦用之非也左傳晉享叔孫穆叔金奏肆夏之三此納賓之樂也工歌文王之三此升歌之樂也工歌鹿鳴之三此間歌之樂也燕禮賓及庭奏肆夏穆叔不敢當肆夏之三則是納賓奏肆夏

之一者燕饗卿大夫之禮奏肆夏之三者燕饗諸侯之
禮也燕饗卿大夫納賓宜奏肆夏之一升歌宜用鹿鳴
之三閒歌宜用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而晉皆進而
用之此所以見譏於穆叔也天子饗諸侯及諸侯自相
饗皆升歌清廟下管象上賓入門章及仲尼燕居所言
是也若九夏惟用於金奏未有用之升歌下管者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
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
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釋文使色吏反

朝覲謂諸侯相朝也大夫之私覿謂大夫從君朝覲而
行私覿之禮於主國之君也大夫執圭出聘得行私覿
所以申已之誠信也從君而行不敢私覿所以致敬於
已君也庭實私覿私覿者必陳庭實之物也何爲乎者

深怪之之辭貳君謂貳心於他君也○聘禮賓介皆得私覿諸侯相朝則爲介者不敢私覿所以降於從卿爲介之禮以明禮之專主於君而已不敢參焉耳聘賓與故介禮得伸朝君尊故介禮從屈今乃謂不敢貳君非禮意矣周禮掌客諸侯相朝主國之卿皆得以摯見於朝君曷嘗以貳君爲嫌乎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釋文升自阼本又作升自阼階

鄭氏曰大夫饗君由强且富也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慶父與牙通於夫人以爲公季友以君命鴆牙後慶父弑二君又死也孔氏曰大夫富强專制於君召君而饗之非禮也大夫强盛則

則干國亂紀而君能殺之是銷絕惡原得其宜也三桓之前齊公孫無知衛州吁宋南宮長萬皆以強盛被殺此云由三桓始者據魯而言愚謂天子可以祭天則臣可以饗君然當就君所而設饗禮猶天子祭天於南郊就陽位也故左傳鄭伯饗王於闕西辟若召君至已家而饗之則亢矣故又言天子無客禮臣不敢有其室以明饗君之非禮也

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鄭氏曰不下堂而見諸侯正君臣也夷王周康王之元孫之子也時微弱不敢自尊於諸侯孔氏曰案覲禮天子負斧扆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若春朝夏宗則以客禮待諸侯以車出迎熊氏云春夏受三

覲之時乃有迎法義或然也賈氏公彥曰春夏受贄於朝無迎法受享則有之秋冬一受之於廟受贄受享並無迎法故云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釋文縣音元錫音陽

天子宮縣謂四面縣樂若宮室然諸侯軒縣惟東西北三面而已白牡殷牡也宋得用之其餘諸侯但用時王之牲耳玉磬書所謂鳴球天子之樂器也干盾也錫當作揚鉞也朱干設錫卽明堂位所謂朱干玉戚也廣雅云揚戚斧也是揚戚皆斧之別名故戚亦謂之揚天子祭宗廟舞大武則王親在舞位執朱干玉斧以象武王必執朱干玉戚者武王伐紂初執朱干以待諸侯後執黃鉞以臨六師故大武之舞象之冕而舞者因祭時之

服也諸侯雖得舞大武然其所象者特周召大公以下
而不得執干戚以象武王也大路天子祭天之車也
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釋文坫丁念反

繡依註作綃音消○今按繡如字

鄭氏曰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禮天子外
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疏云禮緯文反坫反爵之坫
也蓋在尊南孔氏曰旅樹謂當門道立屏蔽內外爲敬
也坫以土爲之兩君相見尊南爲坫獻酬飲畢則反爵
於坫上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
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
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
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皆反爵於坫上也愚謂
鄉飲酒禮賓卒爵於西階上奠爵拜主人卒爵於阼階

上奠爵拜兩君相饗則其卒爵不奠於地而反於坫上坫之設蓋即於鄉飲酒禮奠爵之所東西各一而賓主各於其所奠之也中衣衣在上服之中者黼斧文也繡黼丹朱中衣謂以丹朱爲中衣之領緣又於其上繡爲黼文也虞書十二章黼用繡鄭氏破繡爲綃非矣人君之中衣丹朱緣喪自小祥以後縓緣則大夫士中衣之飾蓋自縓以上丹朱以下也其大夫以纁士以赬與論語云君子不以紺緅飾邪疏謂紺爲元色朱四入緅五入元六入此三者皆不可爲飾則大夫士之飾舍再染之赬三染之纁別無可用也○孔氏曰鄉飲酒是卿大夫之禮尊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巳之臣子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見則尊於兩楹間故其坫在兩楹間愚謂凡設尊之法必有所傍說見禮運兩楹之間非設尊之所也

燕禮尊於東楹西為君燕其臣之尊鄉飲酒尊於房戶間為賓主敵體之尊是凡賓主體敵者其設尊皆當如鄉飲酒之法矣特牲少牢禮尊於房戶間而禮運云醴醆在戶是人君祭祀醴齊盎齊之尊與大夫士設尊同處安見饗賓設尊之處必異於大夫士也但兩君相饗其尊非一大饗有灌則有盛鬱鬯之彝左傳王享醴命之宥王饗諸侯有醴兩君相饗亦當有之則有齊酒之尊故左傳云犧象不出門是也禮器云夫人薦酒諸侯祭祀獻尸兼有三酒則兩君相饗亦有三酒則又有盛酒之尊禮運云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大饗之尊其亦鬱鬯在室齊在戶酒在堂與葢坫設於兩階之上尊皆在其北故明堂位言反坫出尊言坫出於尊之南也○中衣衣於上服之內以裼裘葛者也元綃衣以

裼狐青裘祭服之中衣也素衣以裼麛裘皮弁服之中衣也緇衣以裼羔裘朝服之中衣也孔疏以詩言素衣朱襮爲冕及爵弁服之中衣非也

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强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

鄭氏曰言僭所由方氏愨曰微故見脅强故敢僭四者之言亦互相明爾相貴以等則爵不足以馭其貴相覿以貨則祿不足以馭其富相賂以利則予不足以馭其幸大宰八柄詔王馭羣臣以此三者爲先三者失天下之禮由是亂矣愚謂脅謂被劫脅等貴賤之等列也○

此以結上七節之意而起下節也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鄭氏曰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愚謂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不敢以卑祭尊也支子不祭大夫士且然況天子諸侯乎左傳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周廟文王之廟也魯以周公爲大祖文王之廟蓋別立之而不在五廟之數者魯立周廟則諸侯祖天子矣三家立桓公廟則大夫祖諸侯矣至其極也遂以魯之所以祭文王者祭桓公而歌雍舞佾無所不僭矣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釋文過古卧反○鄭註二或爲三

存二代之後謂周存夏殷之後使得用天子之禮樂以祭其先世所謂脩其禮物作賓王家也猶尊賢言猶尊

敬其先世之賢也尊賢不過二代以巳之制禮所視以爲因革損益之宜者不過此也○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左傳言封胡公於陳以備三恪是也夏殷之後謂之二代此言存二代之後是也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所謂三恪也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所謂二代也杞宋皆郊而黃帝堯舜之後未聞有此則三恪之禮殺於二代矣鄭氏駁許叔重五經異義云存二代之後者命之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異何得比夏殷之後杜預以陳及杞宋爲三恪非是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鄭注寓或爲託

寓公謂諸侯失國而寄寓於諸侯者也寓公嘗爲諸侯故諸侯不敢臣之至其子則臣之矣故寓公不繼世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釋文鄉許亮反下君南鄉同

此謂君視朝臣朝君之位也答對也臣在朝不皆北面北面答君據其尊者言之天子日視朝之位三公北面諸侯則三卿也朝位之說詳文王世子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釋文辟音避

孔氏曰諸侯於天子稽首大夫於諸侯稽首皆盡臣禮以事君家臣於大夫不稽首非尊敬此家臣以辟國之正君也臣於國君已稽首今大夫之臣又稽首於大夫便是一國兩君故曰以辟君也大夫稽首於諸侯不辟天子者以諸侯出封畿外專有其國故大夫得盡臣禮事之也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已也（釋文爲于僞反）

大夫有獻弗親使宰獻之也君有賜不面拜謂君使人賜大夫於家大夫既拜受明日又往拜君賜拜於門外而退也大夫尊君親獻面拜則君當答之重勞君也玉藻曰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又曰大夫拜賜而退是也鄭氏曰不面拜者於外告小臣小臣受以入也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

鄉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釋文裼音傷○鄭註裼或爲獻或爲儺）

鄭氏曰裼强鬼也謂時儺索室敺疫逐强鬼也存室神者神依人也孔氏曰敺逐强鬼恐室神驚恐故著朝服立於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依已而安也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愚謂朝服立于阼儺禮蓋朝服與蜡祭皮弁服儺之禮卑於蜡則朝服宜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鄭氏曰多其射容與樂節相應也孔氏曰何以聽者言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容相應何以射者言何以能使射與樂節相應善其兩事相應故鄭註射義云何以言其難也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釋文弧音胡

男子生則縣弧於門左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君使士射不能則託疾以辭因有縣弧之義不可自言其不能射故也

孔子曰三月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釋文齊本又作齋側皆反居音姬

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散齊則不樂矣獨譏三月齊二日伐鼓者致齊伐鼓尤為失禮之甚也齊所以專致其精

明之德而樂足以感動性情鼓鼙之聲讙尤非他樂之比三日齊而一日伐鼓則情意放散而不成其爲齊矣

何居怪之也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繹者祭而又祭之名絲衣詩序曰繹賓尸也大夫正祭畢而賓尸天子諸侯祭之明日又祭亦祭畢而賓尸而大名曰繹也庫門諸侯之外門也繹之於庫門內謂於庫門之內塾也絲衣之詩曰自堂徂基毛傳曰基門塾之基也大夫賓尸於堂天子諸侯繹祭就廟門內之西塾而祭於其室賓尸於其堂今魯人乃於庫門之內塾則非禮矣祊正祭時求神於廟門外待賓客之處詩楚茨所謂祝祭于祊也東方者廟門外而東於門之處也

魯人以主人待賓客其位在門東故求神於此不知鬼神之位在西求神當於廟門外之西方不當於東方也市有三時朝時而集者謂之朝市於東方謂於其處列次而陳貨也朝市宜在東方夕市宜在西方順其時之陰陽也○鄭氏曰祊於廟門外西室繹又於其堂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愚謂祊者正祭日求神於廟門外之名繹者祭之次日又祭之名二祭不同日詩祝祭于祊禮器設祭于堂爲祊乎外郊特牲祊之於東方又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祭統詔祝於室而出于祊皆謂正祭求神之事也鄭氏箋詩及註郊特牲索祭祝于祊謂爲正祭餘則皆以爲繹祭蓋因此章以繹與祊對言遂誤合爲一事也且祊之於東方謂門外庭之東方耳燕禮士西方北面東上士喪禮朝夕哭門外之位西方北

面東上門內之庭其遠於堂者謂之東方西方門外之庭其遠於門者亦謂之東方西方皆不指堂室而言祊不當於東方則當於西方鄭謂祊於廟門外西室誤矣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釋文牖本亦作墉音容

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謂之五土社者祭五土之總神也地秉陰故社之祭主於陰氣也墉牆也君南鄉於北墉下者社壝北面開門其主設於壇上北面君在壝內北墉下南鄉祭之也答對也社主北面向陰君南鄉對之故曰答陰之義國中之神莫貴乎社祭用日之始所以尊之也○社一歲再祭大司馬春蒐田獻禽以祭社是春祭也秋獮田致禽以祀方是秋祭也蓋二至者陰陽之極二分者陰陽之中天神上帝至尊而日月次

之故南郊以冬至而祀日月以春分秋分地示皇地祇至尊而社稷次之故北郊以夏至而祭社稷以仲春仲秋也孔氏據月令孟冬大割祠于公社謂社一歲三祭不知月令乃秦法非周禮也○孔氏曰鄭康成之說以爲社祭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白虎通云天子之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說者又云天子之社封五色土爲之若諸侯受封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上皆以黃土也條牒論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向營並壇共門其所置之處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鄭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按天子社稷在應門內諸侯在雉門內說詳祭義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釋文大音太下文大廟大古皆

同喪息淺反蕭本又作亳步各反

天子之社曰大社尊之之辭也達通也天秉陽而霜露風雨天之用也地秉陰而山川陵照地之體也故大社不爲屋使天之陽氣下通於地以成生物之功也喪國之社卽亳社也薄亳通殷之舊都也武王滅殷班其社於諸侯使各立之以爲鑑戒穀梁傳云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謂立之於廟門之外以爲屏蔽使人君見之而知戒懼也薄社屋其上使不得受風雨霜露之陽氣也又塞其三面惟開北牖使其陰方偏明所以通其陰而絶其陽也陽主生而陰主殺亡國之社如此以其無事乎生物而但用以示誡也孔氏曰亡國之社亦有稷故

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

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
社示本也
孔氏曰社所以神地之道者言立社之祭是神明於地
之道也地載萬物者釋地所以得神之由也天垂象者
欲明地之貴故引天爲對也地有其物上天皆垂其象
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取財於地者財產並從地
出爲人所取也取法於天者四時早晚皆放日月星辰
以爲耕作之候也所取法故尊而祭之天子祭天是也
所取財故親而祭之一切皆祭社是也地既爲民所親
故與庶民祭之以教民美報也中霤謂土神卿大夫之
家主祭土神於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以
土神生財養人故皆祭之示其養生之本也愚謂中霤
者宮內之土神也一家之中以爲主社者境內之土神

也一國之中以爲主主謂家國之所依以爲主也
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
所以報本反始也釋文乘時證反共音恭粢音資○鄭注乘或爲鄰
此謂州長祭社之事也單盡也惟爲祭社之事則一里
之人盡出謂每家出一人也爲社田謂爲祭社而田獵
也畢盡也畢作竭作也謂羨卒皆行小司徒凡起徒役
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九夫爲井
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乘粢稷也稷曰明粢在器
爲盛報本者報其養人之本反始者反其生物之始祭
社所以報本反始故民無不咸出其力以供其事也皇
氏侃曰天子諸侯祭社用籍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
則丘乘之民共之
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

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盬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釋文盬依註音鹽鄭註社或爲省

大司馬春蒐火弊獻禽以祭社故此因言祭社而遂及春田之事也出火出而用之也焚將田而先焚除其草萊也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車賦車馬器械之屬也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誓社謂於社田而誓之也以習軍旅者謂未田之先教之以戰陳之法大司馬仲春教振旅是也凡四時之田誓皆有二一爲教陳之誓一爲田獵之誓田獵司徒誓之教陳則君親誓之蓋教陳以象用師用師必君親誓師故教陳亦然左之右之謂車徒皆左右陳列之也坐之起之謂教以坐作進退之法也變非常也觀其習變者戰陳乃非常之事於無事之時教

之觀其預習於非常之事也此三句言教陳之事也流行也流示之禽者將田而設驅逆之車驅禽以示之也鹽讀爲豔歆動之意凡田大獸公之小獸私之歆動之以獲禽之利也犯命謂從禽不如法者不犯命若漢田律所謂無干車無自後射是也豔諸利而能不犯命斯眞能用命矣求服其志者求士卒之用命不貪其得者不欲其犯命而獲禽也此五句言田獵之事也士皆可用故以戰則克田獵得禮故祭社則受福鄭氏曰祭社是仲春之禮仲春以火田田止火弊然後獻禽至季春出火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誓社記者誤也○經典多以郊社對言胡氏謂社卽祭地別無北郊之祭其說似是而實非也蓋天無二者也地則疆域廣狹各有不同北郊所祭祭全載之地祇也天子之社祭畿內

之地祇也諸侯之社祭一國之地祇也州社祭一州之地祇也大夫以下成羣立社亦各視其所居之地以爲神之所主而祭之者也天子祭天一歲有九又有大旅之祭出征巡守之祭所祭者皆上帝也地則惟夏至祭方澤其尊與上帝對至於春祈秋報及因事告祭皆祭社蓋畿外之地分封諸侯使各主其五土之祭則天子之祈報告祭自無庸祭及全載之地矣經典言郊祀多舉南郊以見北郊而北郊自夏至外又別無他祭故無明文可見致滋後人之惑然大示之祭見於周禮者非一大司樂凡樂函鍾爲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曲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郊特牲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祭法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可謂社即祭地乎即胡氏不信周禮然禮記所言豈皆妄耶若鄭註周

禮謂有昆崙地祇又有神州地祇此則與六天之說同爲讖緯無稽之言所當辨而闢之者也○自社祭土至此明祭社之禮

天子適四方先柴

巡守至方嶽之下先燔柴以告天也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

迎長日之至謂冬至祭天也冬至一陽生而日始長故迎而祭之禮之盛者謂之大祭天歲有九而冬至之禮最盛故謂之大報天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祭天之禮以日爲主而月配焉張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宗祀九月萬物之成○孔氏曰皇氏云天歲有八祭冬至一也夏正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爲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禖爲祈祭不入數

崔氏以雩爲常祭九也祭日王立於丘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丘上升壇以降其神祭天無祼故鄭註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然則祭天唯七獻也鄭註周禮云大事於大廟備五齊三酒則圜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愚謂天子祭宗廟十二獻祭天無灌則九獻也祭天所以不灌者以其以燔柴降神也蓋天神之燔柴地示之瘞埋宗廟之灌將皆所以降神也天神在上非燔柴不足以達之地示在下非瘞埋不足以達之人鬼在天地之間鬱鬯芬芳其氣從乎陽而上升其質達乎陰而下潤故灌用鬱鬯所以求諸上下之交也此三者之禮之所以不同也

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尙赤也用犢貴誠也

兆謂壇之營域也埽地而祭者燔柴在壇而設祭於墠也陶瓦器也器用陶匏以陶爲尊簋之屬以匏爲爵也天地之性本無可象但以質素之物於沖穆無爲之意爲稍近故用之以祭禮器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是也此主言郊天而兼言地則北郊之禮亦然也○祭天牲用騂犢此與祭法所言是也玉用四圭有邸典瑞所言是也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此謂大朝覲之時所以禮方明者非祀天之禮也方明非正祭嫌不用牲幣故曰皆有牲幣若言祀天之正禮則其有牲幣豈待言乎鄭氏誤分郊丘爲二祭孔氏因謂大宗伯所言者爲圜丘所用之牲玉此與典瑞所言者爲南郊所用之牲玉誤矣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郊之用辛謂正月上辛祈穀之祭也始郊日以至謂冬至之祭也曰始郊者對祈穀又郊言之也於始郊特言周者上辛祈穀之郊魯亦行之冬至之郊則惟周有之而魯未嘗行也○郊即圜丘也王肅謂以所在言之則謂之郊以所祭言之則謂之圜丘是也祭之於冬至者大報天之正祭也祭之於孟春者祈穀之祭也其所祭則皆昊天上帝也鄭氏見祭法禘嚳在郊稷之上謂郊既祭天而禘在郊上又大於郊遂分郊丘爲二祭謂禘者冬至祭天皇大帝於圜丘而以嚳配郊者祭感生帝於南郊而以稷配不知禘乃宗廟之大祭非祭天之名但郊以稷配而禘追及於嚳以尊卑言之則郊之祭天爲尊以遠近言之則禘之及嚳爲遠此祭法之所以先

言禘嚳而後言郊稷也且鄭氏既分禘郊爲二至小記與大傳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則又以爲南郊之祭是自亂其說也蓋郊以祭天禘以祭祖必不可合也而鄭合之小記大傳之禘卽祭法之禘冬至所祭之天卽孟春所祭之天必不可分也而鄭分之其汨亂經典甚矣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卜郊卜日也周禮大宰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祀大神示亦如之大宗伯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祀大神祭天也祭大示祭地也祀五帝迎氣之祭也此皆有定日而猶卜之者審愼之意也以魯禮卜郊推之則周之祈穀或亦有用中辛下辛者矣其冬至祭天固以至之日爲主其不從則或移用其前後之一日與

祖廟始祖之廟受命于祖廟者郊天以稷配故將卜而
先告之也作灼也周禮卜師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
致其墨作龜于禰宮就禰廟而卜之也受命于祖尊祖
之義作龜于禰親考之義

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敎諫之義也

澤辟廱也辟廱環水故謂之澤詩振鷺于飛在彼西雝
毛傳云雝澤也是也誓命謂戒王以失禮之譴也郊天
至重故王亦受誓戒周禮大宰職祀五帝則掌百官之
誓戒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不言戒王者尊王
不敢言戒其實亦并戒王矣受敎諫之義者釋所以聽
誓命於澤之意也大學者王受敎之所所謂詔於天子
無北面者誓王有敎諫之義此其所以不於朝廟而於
澤也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鄭註庫或爲廄

鄭氏曰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勑也大廟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孔氏曰王親謂之百姓者皇氏云姓者生也並是王之先祖所生愚謂王之外門曰皐門諸侯之外門曰庫門云獻命庫門之內者據魯之郊禮言之也大司寇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則郊之誓戒亦大宰誓之而司寇涖之矣百族卽百姓也戒百官於庫門內戒百姓於大廟皆不於朝者郊之誓戒出於大宰辟王所出命之處也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

鄭氏曰報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粢省鑊告時于王告

備于王孔氏曰皮弁以聽祭報未郊故未服大裘而服日視朝之服也示民嚴上示民以尊嚴君上之意也愚謂嚴敬也天子敬於事天則民化之而敬其君上矣故曰示民嚴上

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釋文汜芳劍反本亦作汎

鄭氏曰謂郊道之民爲之也反道剗令新土在上也田燭田首爲燭弗命而民聽上化王嚴上也孔氏曰郊祭之旦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干王之吉祭也汜埽廣埽也反道剗路上之土反之令新土在上也郊道之民各當界廣埽新道也鄉謂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祭郊之早也弗命而民聽上者合結喪者不哭以下並非王命而民化王嚴上故也

周禮蜡氏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而此云不命者蜡氏所云有司常事及郊祭之時王不特命故云不命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釋文被皮義反卷本又作衮同古本反戴丁代反本亦作戴璪音早

被衮謂內服大裘而被十二章之衣於其上也在天成象莫大於日月十二章之衣有日月星辰之章故曰象天日月星辰之衣不別爲之名而但謂之衮者蓋以龍之象爲最顯著而華盛故特以名其服猶大常有龍章日月而或亦但謂之旂也璪者用五采絲爲繩垂之以爲冕之旒也則天數者天之大數十二故王之服章及

冕之旒旂之旒皆取數於是也素車殷之木輅無金玉之飾者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巾車所謂大常也明謂則之以示人也郊所以明天道故其衣服旂章皆取象於天也○陳氏祥道曰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衮龍衮所以襲大裘也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襲衮可知也古者服裘有裼之而不襲襲之而不裼未有表之而不裼襲者也林氏之奇曰說者謂周畫三辰於旗服惟九章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此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此魯禮也豈有周制止九章而魯乃十二章乎愚謂舊說謂王之服止於九章而祭天但服大裘非也周禮司服公之服自衮冕以下如王之服王之服十

二章而公特如其袞以下猶公之服九章而侯伯特如其鷩以下也袞乃褒服與夏之絺綌春秋之袍繭絅褶爲類者也表裘不入公門而可以祀天乎玉藻言大裘不裼不裼則襲也則大裘之上有中衣與上服必矣陳氏謂大裘襲袞不可易也○祭天乘素車巾車玉路以祀謂自宗廟以下之祭之所乘也杜預謂玉路即大路陸農師謂乘玉路以就道乘大路以即壇皆非也大路質素無飾玉路飾之以玉不可混而爲一巾車備言五路而不及大路猶司尊彝不言祭天之陶匏司几筵不言祭天之稾鞂也郊祭雖有大次以爲止息然其去壇不遠出次即壇咫尺之地未必復乘車也大馭掌馭玉路以祀而有犯軷之祭蓋朝日夕月四望山川之祭王之有事於郊外者不一非祭天之事也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釋文滌范音迪徐徒歷反別彼列反

不吉謂死傷也爲用也以爲稷牛謂取稷牛而用之也郊天以稷配故卜二牲而養之一爲帝牛一爲稷牛若帝牛死傷則取稷牛爲帝牛又別取他牛爲稷牛也天神尊故帝牛必在滌三月人鬼卑故稷牛可臨時取具

鄭氏曰滌牢中所搜除處也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祖之所以配上帝者以其一爲物之本一爲人之本也郊社皆有報本反始之義而郊之報本反始爲尤大也

○自天子適四方至此明郊天之禮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

萬物而索饗之也釋文蜡仕詐反

八者所祭有八神也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禽獸六坊七水庸八伊耆氏秋官之屬伊安也耆老也此官掌共杖以安息老人爲職蜡息老物故并使掌焉始爲蜡者於將蜡之時始命國人爲蜡祭也十二月建丑之月也蜡祭八神而曰合聚萬物者以百種禽獸其類非一也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或言百物或言萬物並喻其多耳索饗之謂求索而盡饗之也孔氏曰蜡云大者是天子之蜡對諸侯爲大天子有八神則諸侯之蜡未必八也謂若先嗇古之天子諸侯未必得祭也愚謂蜡祭自天子諸侯之國及黨正皆有之天子大蜡八則諸侯及黨正之蜡於八神有不皆祭者矣其諸侯無先嗇黨正又無司嗇與○孔疏謂伊耆氏爲

神農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女媧氏
已有笙簧而神農之樂乃葦籥土鼓乎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釋文種之勇反

鄭氏曰先嗇若神農也司嗇后稷是也孔氏曰以先嗇爲主司嗇從祭種曰稼斂曰嗇不云稼而云嗇者取其成功收斂受嗇而祭也陳氏澔曰主先嗇猶前章主日之主言其爲八神之主也愚謂百種百穀之種也

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釋文郵本亦作尤有尉反畷丁劣反又丁衛反貓字又作猫音苗爲于僞反

鄭氏曰農田畯也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閒之處也迎迎其神也孔氏曰農謂古之田畯有功於民郵表畷者是田畯於井閒所舍之處郵若郵亭屋宇

表田畔畷謂井畔相連畷於此田畔相連畷之所造此郵舍田畯處焉禽獸卽貓虎之屬助田除害者詩云貓虎舉其除害甚者仁之至義之盡者不忘恩而祭之仁也有功必報之義也愚謂郵田閒廬舍也表田閒道路國語所謂列樹以表道也畷疆界相連綴也郵表畷謂始創廬舍表道路分疆界以利人者也迎迎其尸也貓虎非可爲尸蓋使人蒙其皮以象之與

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釋文坊音房

鄭氏曰水庸溝也孔氏曰坊以畜水亦以障水庸以受水亦以泄水坊及水庸是人營爲所須故曰事也土卽坊也反歸也宅安也土歸其宅則不崩阤水卽水庸也壑坑坎也水歸其壑則不汎溢昆蟲螟蝗之屬得陰而

死得陽而生故曰昆蟲毋作謂不爲災草苜稗木榛梗之屬也當各歸生藪澤不得生於良田害嘉穀也蜡祭報功亦因祈禱故有此辭愚謂土歸其宅四句祭坊與水庸之祝辭也坊與水庸同祝辭則其祭之同處矣葢蜡祭當爲三壇先嗇司嗇百種爲一壇農及郵表畷禽獸爲一壇坊及水庸爲一壇以記文繹之可見也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釋文殺所界反徐所例反下德之殺同

此下二節言黨正蜡祭之禮也皮弁以白鹿皮爲弁素服以素繒爲衣裳皮弁素服即皮弁服也司服王祭羣小祀則元冕服此服皮弁服者黨正蜡祭之禮卑也送終謂送老物之終也素服色白近於喪服故曰以送終周禮籥章蜡祭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殺猶輕減

也喪服變除有葛帶喪服又有杖今蜡祭以葛爲帶以榛爲杖喪服之減殺者也爲物之將終也故素服以送之爲物之已終也故喪服以哀之不忍其終者愛卹之仁也有始必有終者裁制之義也前云仁之至義之盡專就迎貓迎虎而言此則統指一祭而言也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方氏慤曰皮弁素服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助祭者之服愚謂黨正祭蜡屬民飲酒而一國之人皆若狂黃衣黃冠而祭謂農夫與於蜡祭之禮者既祭則使之飲酒宴樂以休息之也野夫黃冠者言野夫既賤故蜡祭之時不得皮弁素服而其服如此也黃冠草服者黃冠乃臺笠之屬而其色黃也鄭氏以黃衣黃冠爲臘祭非是說見月令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
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
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釋文好呼報反]
孔氏曰此因上蜡祭廣釋歲終蜡時之事大羅氏爲大
羅以捕鳥獸者也周禮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不
言掌獸此云獸者以其受貢獸故也大羅氏能張羅得
鳥故諸侯貢鳥獸者皆屬焉草笠以草爲笠也諸侯貢
鳥獸之使著草笠而至王庭草笠是野人之服今歲終
功成由野人而得故重其事而尊其服詔亦告也客謂
貢鳥獸之使者鹿是田獵所得女是亡國之女而王所
獲者也羅氏受貢畢致鹿及女子以示使者而宣天子
之詔令使者還告其君也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此宣詔
所告之言也華果蓏也言天子樹植瓜華是供一時之

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物若可久藏則不樹之不務聚蓄與民爭利令使者還告其君亦當如此愚謂此節之義未詳今姑存舊說如此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釋文移以豉反○今按移如字

記四方謂記明四方之豐歉也通猶行也順成謂風雨和順而五穀成熟也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是天子八蜡之祭方別爲壇有不順成之方則蜡祭不行其當方黨鄙之祭亦然蓋八蜡所以報功今神既無功於民故不行蜡祭所以使民謹於用財亦凶荒殺禮之意也移猶表記衣服以移之之移順成之方則通其蜡祭蓋百姓終歲勤動恐其倦怠使之因蜡祭而聚會飲食所以移其厭倦之心而予以豐饒之樂一張一弛之道

也

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民息謂民之收藏畢也君子不興功謂上之力役止也

左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水昬正而栽日至而畢然則蜡祭在夏正之十二月明矣○自天子大蜡八至此記蜡祭之禮

禮記卷二十五終

同知銜候選訓導永嘉陳禧校栞